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服飾部六 袴 褶 履 屣 屩 鞋 屧 屐 襪

袴褶一

增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落在衣表也 又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褰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

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皁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虎文單衣錦袴　文獻通考曰漢永平二年詔宗廟以下祠祀皆絳袴　魏百官名曰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綸袴褶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竝服朱衣六品以下通著袴褶如有慘故不合著朱衣袴褶者聽不入自餘應著而不著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唐六典曰天子平巾幘

之服紫褶白袴　文獻通考曰唐制九品以上緋褶大口袴　又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竝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又曰畢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緋紫緑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袴　宋史輿服志曰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

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按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竝白大口袴令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奏可

通考曰袴褶魏晉以来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嚴之服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游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褒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戒嚴之說不

類唐時以袴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来屢勅百官朝參
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為六品以
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為袴又為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
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
羣臣服條内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
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

袴褶二

增史記曰屠岸賈攻趙朔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宫

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號若不滅即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漢書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又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嘗衣獘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内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

又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襃衣大袑謂大袴也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又曰陳重舉孝廉為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魏史曰崔琰文帝為世子時出獵變易服乘琰諫熸翳毀褶從之　魏略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中道還取袴

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士大夫何為匆匆乎　原又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絮巾布袴在市中賣餅　增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被竄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前輦　宋書曰劉穆之懐布裳為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又曰元凶劭弑逆袁淑止之劭因

起賜淑等袴褶入就上衣取錦裁二尺為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梁書曰何點永元中崔景慧圍城人間乏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景慧素欲交點點不顧至是乃廹名點點裂裙衣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説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　又曰元帝懸懷太子昵狎羣小好著微服常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摳衣元帝見之乃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絞羅袴飾以朱

彩　又曰安成王秀為郢州冬月常作袴以賜凍者

北齊書曰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

子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

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

武臨觀謀竊發後敗　高士傳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

袴遺之　原廣州先賢傳曰鍾翔字元遊蒼梧人為九

真郡尉鬱林太守常衣布袴鄉邑歎慕之　增蔡廓彈

事曰兼司徒貟外散騎常侍謝祭應著絳袴而祭披袴

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唐書曰婁師德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　唐食貨志曰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欲遣士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　異域志曰撲子蠻以青娑羅為通身袴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為袴褶

袴褶三

原虎文　犢鼻上詳袴褶一　如阮咸竝衣犢鼻袴　司馬相　負版　刺文

世說曰滁興公云曹毘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非無文彩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諸父責之因自改遂知名

增黄韋 烏皮

宋書曰張暢為南譙王義宣司徒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舉兵暢改服著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慷慨見者皆願為盡命　後魏傳曰靈越初自北走南迎者出烏皮袴褶令代常服竟不肯著

原文綺 增蘭縑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綺袴　雲仙散錄曰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松牌乞詩題訖僧獻蘭縑袴

原合歡 增織成

鄴中記曰石虎獵著金縷合歡袴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愛姬潘妃常令妃乘臥輿自騎馬為從著織成袴褶

原親耕青縑 南郊斑繡

趙書曰裴憲撰三正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請親耕改服宜服青縑袴褶　北疆記曰虞主南

郊著皁斑褶繡袴

楊平善裁　鄭妻象故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宮絹百疋作小袴百枚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我故袴妻因鑿新袴為孔

侍官除采衣　婢子皆綾羅 義熙起居注曰義熙元年百官吏服侍官不備采衣袴褶　世說曰武帝常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袴褶四

原韋袴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避亂上餘杭山縣令顧颺親迎文舉歸贈一無所受颺以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與韋袴褶一具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爛於戶內

錦袴 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所爵多羣小三輔苦之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䘿衣錦袴

增紈袴 杜甫詩紈袴不餓死

袍袴

黄庭堅詩巳剪輕風换袍袴

五袴 廉范守蜀郡民歌曰昔無襦今五袴

毛袴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袴

原袴褶乘馬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黄布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曰逸民家何在答曰君何以問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果知之乃用為西門候遂知名

袴褶執鞭 江表傳曰吳呂範謂孫策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不整乞暫領都督部分之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乃委以事軍禁大行

身衣皮袴 東觀漢記馬援歎曰凡殖貨財産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身衣韋袴 又云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卧布被士以此重之

韓宣脱袴 魏書曰韓宣子字景然爲尚書郎掌職事與諸

曹受罰殿前皆束緋文帝輦過特原之時韓宣豫脫袴纏褌

韓昭藏袴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冬常無袴 魏略曰賈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經冬無袴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魚下客菜齊市有乞食馮驩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趙岐布袴 鍾翔布袴 俱詳袴褶二

黃香冬無袴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父況舉孝廉家貧無僕香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

曹掾尚無袴 又云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

賊令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令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知百姓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屐一

原釋名曰屐禮也飾足以為禮亦曰屐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齊人謂草屐曰扉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也　增說文曰屐足所依也　原又曰靸小兒屐也鞮革屐也　增方言曰朝鮮列水之上謂之卭角南方江沔之閒總謂之麤梁益謂之屣或謂屦下九反一音盡履其

通語也徐土邳沂今下邳沂音圻謂之卬角緉緛上兩下夾關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緛其通語也　易履卦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禮記曰嚮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又曰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也　列子曰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　原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增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麤絲之履可

以養體也　夢書曰履韈為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韈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為男子韈者為女也　原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緑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繪賁者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增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斂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著履上殿將入見咸讖云古無履但有舃著舃上殿不宜著履案周禮天王赤舃黑舃后素葛履鄭君注曰複下曰舃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答臺符分別履舃之名事曰

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劒履升殿而摯虞決疑言劒舄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為屨左傳曰踊貴屨賤禮曰户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誼曰冠雖敝不以苴屨亦不言苴履履者猶足所履踐耳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踐之通稱先代以来優崇重臣言劒履則包舄也又大臣升殿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著不必是舄故總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覲其禮退

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今決疑言舄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總名也尋文總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唐六典曰凡百官弁服烏皮履　又曰内命婦之服有絇履　文獻通考曰宋徽宗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繶純綦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竝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帝從之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户為様制

賫禮制局奏先議定屐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别帝命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繶竝稱屐宣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竝稱屐　元史輿服志曰屐制以納石失有雙耳二帶鉤飾以珠

屐二

原世本曰於則臣黄帝作扉屐　增六韜曰昔者帝堯王天下黼衣絓屐不敝不更為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

冠挂而不顧屐遺而不取　東方朔瑣語曰木屐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禄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屐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　左傳曰雨雪楚王皮冠豹舄　魏書曰楚昭王出奔而忘其屐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矣世宗詔趙修云楚屐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釁　晏子齊景公閭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對曰

踊貴屨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為屨飾以金玉
服以聽朝屨重僕不能舉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
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屨是重而寒也公入
撤屨　東平王蒼傳曰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屨
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賈誼書曰二世胡亥之為公子
也詔置酒享羣臣名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
屨狀善者因行踐敗諸侍聞之莫不太息及即位皆知
天下必棄之　列仙傳曰昭帝改葬鉤弋夫人空棺無

尸但有絲履　漢書雋不疑傳曰暴勝之𡳐履起迎𡳐

又作蹝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　又曰將軍皇甫規解

官歸鄉人雁門太守謁之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在雁門

食雁美乎又白王符在門𡳐履迎之語曰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縫掖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有同心七

寶綦履　又曰成帝好蹴蹹羣臣以蹴蹹為勞體非至

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劉歆謂其

又作彈綦以獻帝大悅賜紫絲履　又曰慶安世年十向

五爲成帝侍郎嘗著輕絲履　又曰𨛬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而去　東觀漢記曰茨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情懶惰多無履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湖南知織履皆茨之教　魏武帝遺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晉書曰武庫火累代之寶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劒王莽頭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

淵明無履弘令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書曰苻健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内指迹長一尺深三寸　幽明録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既去行五六里一白衣人持履至云官使還君化為鵠飛入田中　搜神記曰宫亭湖孤石廟有一估客下都經其廟見二女子云可為妾買兩緉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

都與置之竝一箱置履在内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留之及乗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趙録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惟見一履與一石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道上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宫人盡令著紫絲履　南史曰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戯已大

被嫌責劉繪嘗為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南齊書曰高宗為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獨蔡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禮度之門故是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北史曰北齊沈麟士性寛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唐書馬周傳曰鳴玉曳履　又曰崔彦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謾言

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勑婢多製屐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　又曰元德秀家惟枕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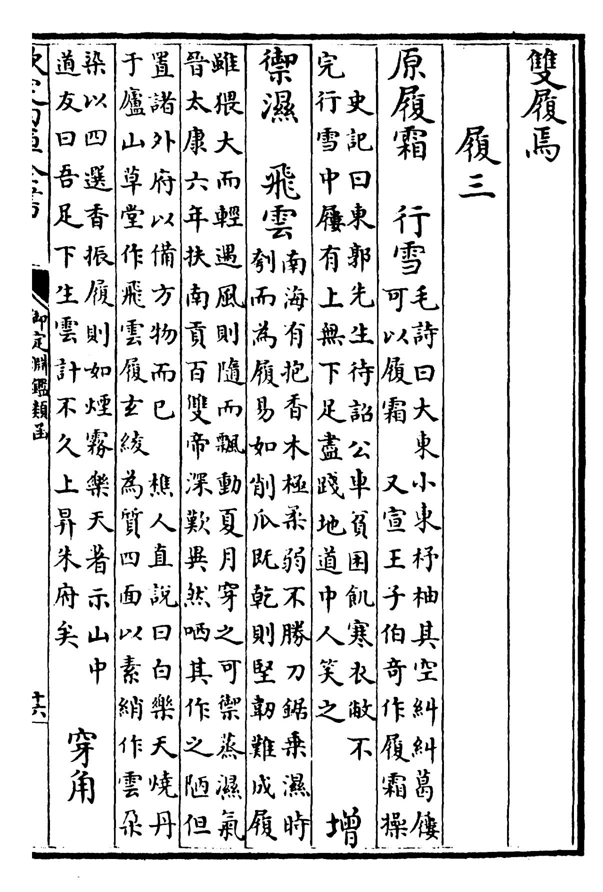
輟耕錄曰晉永嘉中有伏鳩頭屐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屐至陳隋閒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

唐大歷中進五朶草屐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屐子

清異錄曰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屐製進名魯風鞵宰相諸王效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為遵王屐　瑯嬛記

曰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屐　又曰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屐一雙真珠飾口以薄檀為苴長僅三寸玉飛奉為異寶不輕示人

九國志曰江南李昪常履蒲鞁　言行録曰宋司馬温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履雖穿如新　一統志曰惠州沖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使人往察伺之但見有雙燕飛至網之得



雙履舄

履三

原履霜　行雪　毛詩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又宣王子伯奇作履霜操

史記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增

禦濕　飛雲　南海有抱香木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堅韌難成履雖猥大而輕遇風則隨而飄動夏月穿之可禦蒸濕氣晉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樵人直說曰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朱府矣

穿角

高頭後魏王遵業性恬素常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而學之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加綾縠前代所無夫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邪闒茸僭泰之象　原五兩毛詩曰葛屨五兩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三千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劍之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慚　納丹豹　綴朱蠙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劉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燦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朱蠙步蹈安審接踵承身　原憲拖　嘯父補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中補市人履數十年奇其不老　文王係　齊侯喪韓子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因俯而係之　齊襄公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鞭之　文

公墮　昭王決韓子曰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凰之陵係履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軍敗王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踦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踐遠遊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李白詩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

躡承雲甄述美女詩曰足躡承雲履

圯上墮　渡漢脫史記曰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長跪而進之　荊州記曰臨賀與安縣水邊平石上有石履一具云越王渡漢脫履於此

弗加枕　不履絲賈誼曰履雖鮮弗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禮記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曾子決踵　**師曠刺足**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裏納履決踵　說苑曰晉平公置酒虒祈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而刺膝仰天而歎

瓜田不納　**增章甫不薦**　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履四

原絳地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緉

青絲　列仙傳曰胡母班為太山府君齎書請河伯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

雜綵　魏武內式令曰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人約當著

畫此履不得效作也

金薄 張華金薄篇曰足下金薄履手中雙黃邪

組履 秦嘉與婦淑書曰令致龍虎組緹履一緉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令卿具組生履一緉

增燕履 王褒文曰燕履宵去晁竭晨歸

原厚履 漢書王莽好高冠厚履

增空履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危冠空履之吏注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敝履穿

躧履 陸厥詩曰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

跋履 左傳曰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

賜履 又曰賜我先君履

補履 莊子曰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

履甽 魯人履甽而稅

履土 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四履 宣德皇后令曰地狹乎四履又黃庭堅詩曰東盡齊四履

隻履 傳燈錄曰達摩葬熊耳山魏宋雲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手攜隻履雲問師曰西天去帝令啓棺惟一隻革履在焉

整

屨杜甫詩曰整屨步青蕪　步屨又步屨過東籬　踐地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敝禮加於首屨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承趾規行矩步以承玉趾　白雲屨宋孫覿詩曰來隨白雲屨　青絲屨杜甫詩曰細軟青絲屨又詳上　原信度數韓子曰鄭人欲買履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乃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增踐文章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晚入陪蘇軾詩曰初官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劒屨　頻遊穿杜甫詩曰頻遊任屨穿　屨薄冰詩曰如臨深淵如屨薄冰　屨虎尾易曰屨虎尾不咥人　原單下曰屨三禮圖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其色各隨裳色夏用葛冬用皮　絲謂之屨方言曰絲作謂之屨麻作

謂之不借

赤繶青句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青屨葛屨注曰赤繶以赤絲為下緣句當為絇音劬屨飾也

飾銀連珠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鉤其長尺許

足躡刺繡 陸機織女賦曰足躡刺繡之履

出躡珠履 左思吳都賦曰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 杜甫詩曰欲向何門趿珠履

尚書曳履 漢書曰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杜甫詩曰聽履上星辰

使者躡履 漢書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震州郡素聞雋不疑賢望見容貌尊嚴勝之躡履起迎

投履適秦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可以驕人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則貧賤可以驕人

志不得則投履而適秦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織屨徙越　淮南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屨為履之也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跣行而越人披髮以子之所長遊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可得乎

織以為食　列女傳曰陳仲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其妻曰子織履以為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謝使不就

織以給用　許行其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為食又曰翟方進遊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其用

陳鄭屝屨　左傳曰齊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其可也

蕭何劒履　漢書曰蕭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饑饉煮履

東觀漢記曰朱數上畧曰隗囂叛亂殺戮官吏惟狄道為國固守然民饑饉啖弩煑履宜救倒懸之急

藍縷繩履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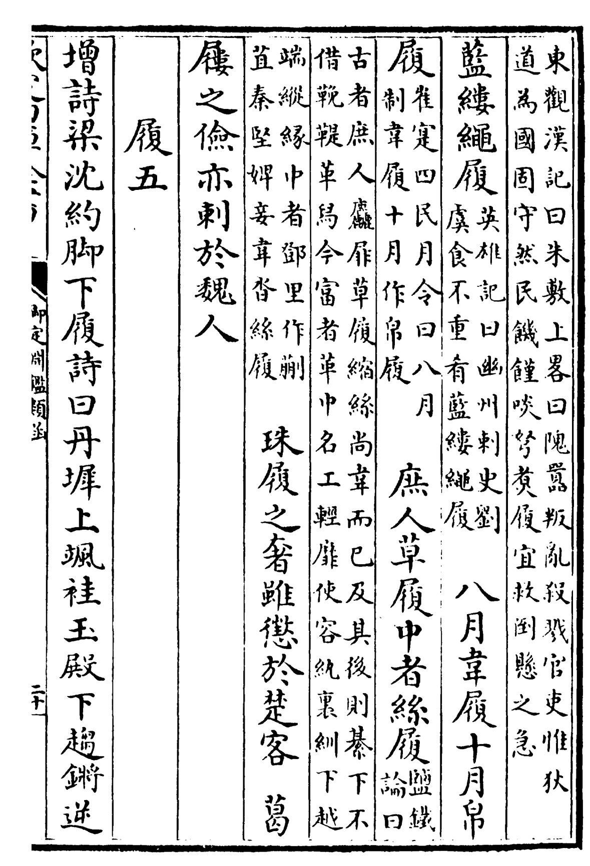
八月韋履十月帛履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帛履

庶人草履中者絲履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

珠履之奢雖懲於楚客 葛屨之儉亦刺於魏人

履五

增詩梁沈約脚下履詩曰丹墀上颯袿玉殿下趨鏘逆



轉珠珮響先表繡袿香裾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忘懷妾見委入羅牀　陳後主詠履詩曰賢舍觀穴踵瓜田覩躡迹矩步令有儀用此前嘉客　元李俊民苴履詩曰待詔門前東郭趾藍關路上仙人迹雪花紛披蓋地白東家不借借不得雖然近市屨亦無以故為新即有餘同行留我木上座補過仰渠金十奴一生能著屐幾兩用心猶在阮孚上不須更覓下邳偞山林此計成長往

增賦唐趙良器履賦曰朝廷兮赫曦冠劒兮逶迤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儀綴珠綦以崇飾遵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閈庭之試踐眇輕步以相矜指奇文而爭衒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彤階而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羣標奇則擔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鳧驚逆著絲以示儉躡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固其表裏偶簪裾未以為榮践泥沙而以為恥其儀翼翼其貌邕

邑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啟路其守謙也常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捨履何就易曰履者禮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增銘漢李尤文履銘曰乃製玆履文質武斌允顯明哲畀以牧身步此堤道絶彼埃塵　晉傅玄履銘曰戒之哉思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屣一

增說文曰屣鞮屬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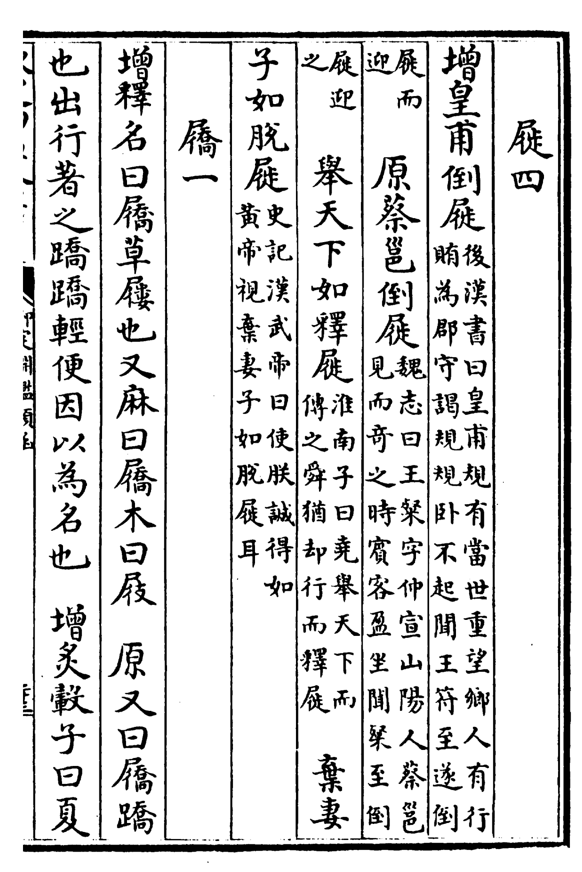
增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之子方不爲禮太子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

者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憚而去　原世説曰晉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即倒屣迎之　增晉書郗超曰謝玄使才雖履屣間亦得其任

屣三

增曳屣　破屣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蘇軾詩曰哀哉練裒子負薪躡破屣

躡利屣　振朱屣貨殖傳曰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　張衡西京賦曰振朱屣於盤樽舞屣也



屣四

增皇甫倒屣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規臥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原蔡邕倒屣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至倒屣迎之

舉天下如釋屣淮南子曰堯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釋屣

棄妻子如脫屣史記漢武帝曰使朕誠得如黄帝視棄妻子如脫屣耳

屩一

增釋名曰屩草屨也又麻曰屩木曰屐

原又曰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為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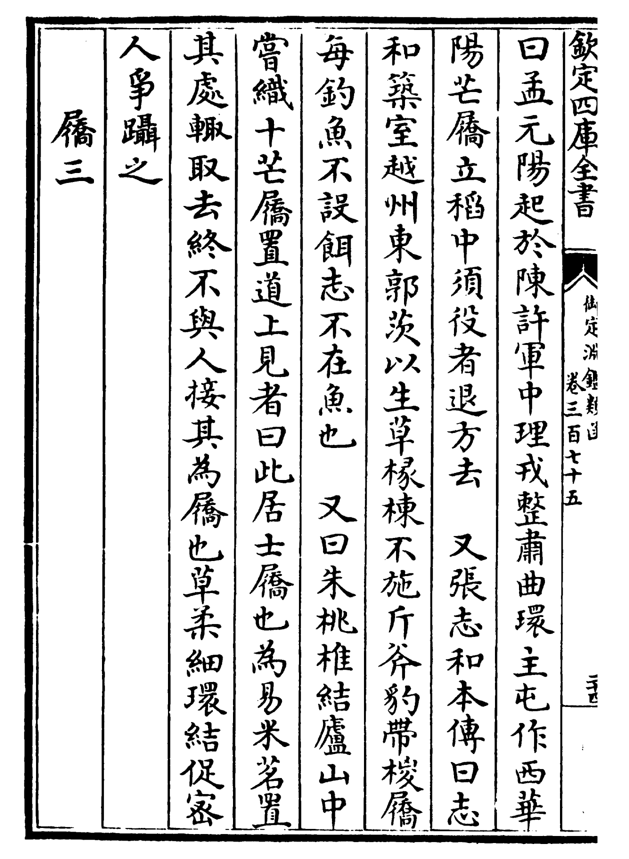
增炙轂子曰夏

商以草為屩　又曰菲絲為屩宮中妃嬪皆著

屩二

原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屩擔簦来説孝成王王賜白璧二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故號虞卿　増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兩縷斷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恠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毁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甞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

芒屩於坐隥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著耳鼻　原
閒竝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為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為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
欲與暢語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君而著此使
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媿但以不武受命統
軍戎陣之閒不容緩服　增梁書曰何點遨遊人世或
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又曰王筠為臨
海太守還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所奏　唐書



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屩立稻中須役者退方去　又張志和本傳曰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帶椶屩每釣魚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曰朱桃椎結廬山中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為易米茗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也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屩三

增牧羊　釣魚漢書曰卜式為郎在上林苑中布衣著屩而牧羊下詳屩二　青耳

朱爽唐六典曰羊車小兒引之有青耳屩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屩爽藤也赤色緣木而長大如

箭竿越人以為屩經以青芒行山便於用故越人重之　原麤屩　增樵屩史記曰蘇

秦以匹夫徒步之人麤屩蓋輕萊萬乘之主　宋王安石詩曰樵屩沒歸踵　釋享膏梁

原棄得珠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遇明君遭聖主離疏釋屩而享膏梁　蜀書諸葛亮集曰棄

敝屩而得珠玉

屩四

原未嘗脫屩婁承先別傳曰自云征討嘗著戎服未嘗脫屩　往市賣屩俗說曰劉

真長少時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往市賣之時方回數出南射堂射過人無不看劉初不回顧方回異而問之答曰老母朝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詣

敗屩聚道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聚矣或云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敝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為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敗屩棄路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惟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為設餅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侯景童謠

梁書曰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太子挺應著

沈眾士詣

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恒穿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為

使縣吏著屩 齊書曰沈瑀為餘姚令初至當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楚撻

使子弟著屩 又曰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慚色

鞋一

原釋名曰鞋解也亦履屬 增說文曰鞵革生鞮也從革從奚俗作鞋

鞋二

增朝野僉載曰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贜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愔問之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鄴侯家傳曰唐李泌宿内院旦起有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為㢸諧事宜諧矣　雲門問卧龍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峭緊草鞋

鞋三

增竊署吏　籍領軍朝野僉載曰鄭仁凱性貪猥為密州刺史家奴告曰鞋敝即呼公署

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顔氏家訓曰鄴下一領軍貪甚坐事籍其家産麻鞋一屋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鞋四

增麻鞋 杜甫述懷曰麻鞋見天子　棕鞋 黄庭堅詩曰桐帽棕鞋稱老夫　青鞋 黄帽青鞋歸去来謂鞾冠芒鞋　靸鞋 北夢瑣言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

鞋五

增詩宋張安國贈黄升卿送棕鞋詩曰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約上客還同貺珠

顧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別時布襪青鞋從此始亨衢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階歷盡即歸来赤舄一雙應几几　元薩都拉詠繡鞋詩曰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線情縹雲隱映籠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頰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透臙脂膩半幅淩波剪秋水莫教踏破浣溪沙濕重東風擡不起

屧一

增釋名曰屧履中薦也　杜甫詩曰步屧隨春風

屧二

原步屧　宋書曰袁粲為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食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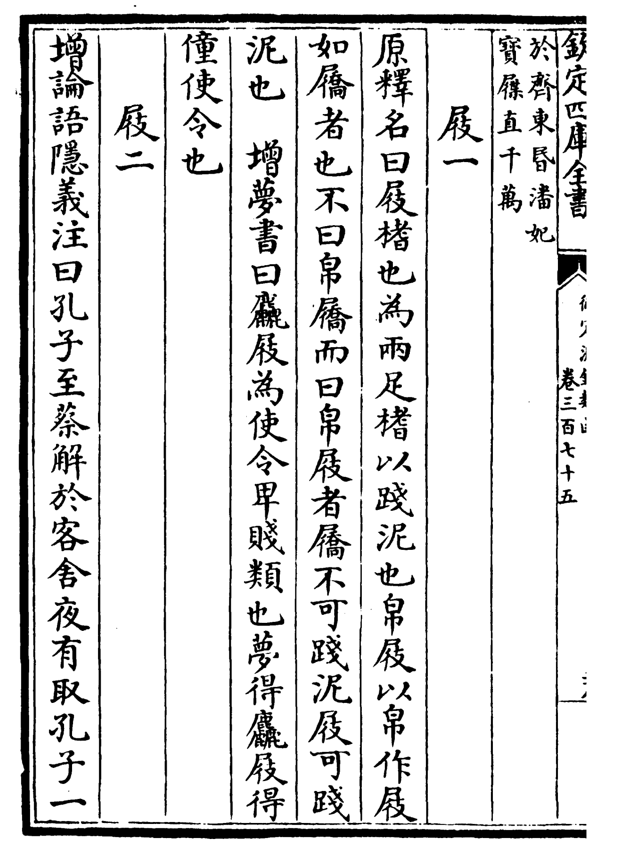
斫屧　齊書曰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為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增林晚　杜甫詩曰步屧深林晚

花殘　又曰花殘步屧遲

原西施響屧　蘇州圖經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施行則有聲

江妃寶屧　梁書曰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



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屐一

原釋名曰屐㨦也為兩足㨦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𪨊者也不曰帛𪨊而曰帛屐者𪨊不可踐泥屐可踐泥也　增夢書曰麤屐為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麤屐得僮使令也

屐二

增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取孔子一

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决帳直出屐行七十里　漢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屐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舁於華轂　語林曰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

罷追竟以免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亮於關中亮多置蒺藜帝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底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皆克安方對客圍棊有驛書到棊畢還内過戸限心喜不覺屐齒之折

又曰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取置口中嚼而吐之　皇甫謐髙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

也築室於庭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常著金擒躍屐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贓有白荊屐六七十兩　宋書曰劉凝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收　梁書曰范廉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

嘘蹋面不知瞋嗤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北齊書曰宗道暉學為儒宗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　唐書曰劉乂常穿屐破衣鬨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　又曰崔鄲室陋霖淖則客蓋而屐

屐三

增赤袴　金齒集異記曰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

久方變是常所著屐　李白詩曰一隻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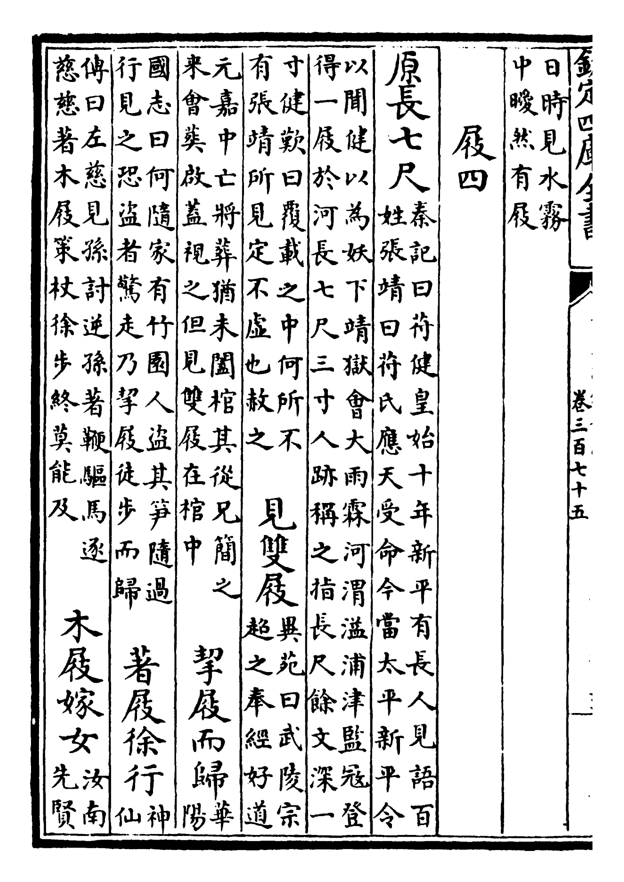
醉著　臥聽　猩猩飲醉取屐著之乃為人所擒　詩曰臥聽牆東人響屐

日行勞　無遺跡　張安國詩曰日日行山勞屐齒　歐陽修詩曰山河昔留賞屐齒無遺跡

原祭酒學作　阮孚自蠟　杜祭酒傳曰君治家清貧窮困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費屐為實價或誤得多直輒解兩還之　晉書曰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麻姑行水

增梅姑行水　異苑曰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晦望之



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屐

屐四

原長七尺　秦記曰苻健皇始十年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浦津監冦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見雙屐　異苑曰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奠啟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

挈屐而歸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有竹園人盜其笋隨過行見之恐盜者驚走乃挈屐徒步而歸

著屐徐行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孫著鞭驅馬逐慈慈著木屐策杖徐步終莫能及

木屐嫁女　汝南先賢

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以備炊爨

鐵屐登城 晉書曰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著屐出閤 義熙起居注曰兼黄門郎徐應正出為散騎著屐出省閤有司奏乃免官

著屐登山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玩之訛黑 又曰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釘脱蔡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婦女漆畫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為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象

楚王玉屐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傳云是

楚王塚獲玉屐玉屏風

子敬高屐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著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郗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原振屐 孔叢子曰孔穿振見平原方屐見平原君

荷屐詣司空 庾仲雍荆州記曰劉𢙣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於靈溪𢙣公詣市還著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馬

屐五

增詩元陳樵蠟屐亭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為新土宇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黄門墓前栢不禁三度

見風塵

韈一

原說文曰韈足衣也　增釋名曰韈末也在脚末也　文子曰均為縞也或為冠則戴之或為韈則履之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絳韈示其赤心奉神也　北魏崔浩女儀曰近古至日上履韈於舅姑踐長至之義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朱韈六品至九品白韈　唐陸龜蒙雜

說曰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襪帶之足云　宋史輿服志曰政和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襪羅表繒裏施靿著綦以繫之　元史輿服志曰緋羅錦襪一兩

襪二

原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因自結

之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繫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繫韈　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臣見君解韈足有創疾不敢解韈㱿謂嘔吐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為黄老言嘗名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

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增又曰中山王来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襪繫解帝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原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魯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平善對事罷朝特頒賜履襪 會稽典録曰賀劭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

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嘗著襪希見其足　後漢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遣掾吏許尚奉絮被一雙襪一
緉以通微意　增唐國史補曰韋涉有疾房太尉使子
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
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　瑯
嬛記曰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　劉賓客嘉話錄
曰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
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北夢瑣言曰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輟耕錄曰李後主令宵娘以帛繞脚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宋文與可畫篔簹谷記曰與可厭畫竹投縑曰吾將以爲襪蘇軾語之曰襪材盡於子矣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今奉細布襪二兩

襪三

增龍縞　鵶頭搜神記曰巴卭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叟相對象戲一

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李白詩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

原複紵　織成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太子賜典兵中郎將複紵襪一緉　高文惠父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襪一緉

獻七緉　賜三具　曹植賀冬表曰獻襪七緉并為襪頌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憐固乃賜以玉躬所著瑇瑁襪三具

增　吳妃綾羅　楊妃錦裀　實錄曰自三代始有襪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乃裁綾羅紬絹為之　太真外傳曰妃子死之日馬嵬村嫗得錦裀襪一隻每過客求一翫得百錢前後獲無數

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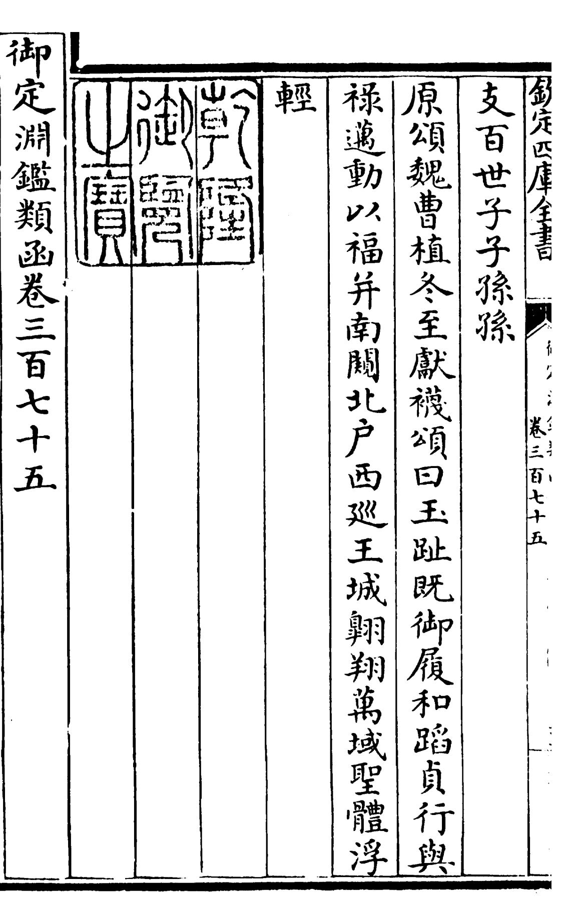
增　垢膩　杜甫詩垢膩脚不襪　淩波　李白詩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淩波步羅襪　香

塵動陳子昂詩綠水不污衣香塵動羅襪紅蕖豔杜甫詩羅襪紅蕖豔原羅襪生塵曹植洛神賦曰淩波微步羅襪生塵羅襪容與張衡南都賦曰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增或襪而騎李右中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百官或襪而騎不襪而鞵唐臣李仁矩董璋置酒召之李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娼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李惶恐不襪而鞵走庭中璋責之青鞋布襪杜甫詩曰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布襪青纒蘇軾詩曰已辦布襪青行纒

襪五

增詩唐劉禹錫馬嵬行曰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襪郵

童發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十萬眼縷絶香不歇　杜
牧詠襪曰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元楊維楨題楊妃襪詩
曰天寶年來窄窈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弦
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玷翠盤思亂滚香粘金鐙憶微
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𧘂兒碧眼偷
原銘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黄鍾育化
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祿来臻本



支百世子子孫孫

原頌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

祿邁動以福并南闕北户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

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服飾部七 帳 帷 幕 幔 幃 幄 帟 幌 幬 屏風 簾

帳一

原釋名曰帳者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海錄碎事曰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增漢書曰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帳 晉令曰錦帳爲禁物 柴子大七折曰錦衾

内設羅幬幘帳也　唐六典曰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焉

帳二

增三輔舊事曰燕太子丹云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　原又曰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

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增漢書曰秦起咸陽
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神仙傳曰漢初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賔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
數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君仙去民
為立廟茅君在帳中與人言　原史記曰沛公入秦宮
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益部耆舊傳曰翟

醻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達之衢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增趙飛燕外傳曰成帝為后别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原東觀漢記曰桓

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增又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南宫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音肥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窗望令致密　原馬風病融別傳曰融爲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　增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疑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風俗通曰漢靈帝好居武帳京師皆競為之後董卓擁羌兵掠宮掖　魏志曰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嘗繞帳畫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詣行在所　原傅子曰魏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奢僭公主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增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吳志曰將欽字公弈拜左護軍孫權嘗入其内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

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　鄧德名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寶經嚴數年屍猶儼然葛帳覆之　晉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韉矣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夜飲極歡丞相使二人眠巳帳中顧至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幽明録曰晉朱黄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

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斗帳裹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綾帳絳絹幄　晉令曰桓玄小會于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群臣竊相語曰此頗似輀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俗說曰桓玄在南州妾當産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牀茵褥甚麗

不復行乃更如他廁　世説曰郗超為桓温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温温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重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牀入被就枕卞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第一流期卿卿莫負我　南史宋武帝征慕容超圍廣固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為不祥獨胡蕃賀曰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黄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酉陽雜俎曰北朝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隋書曰煬帝北廵欲誇兵威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悦賜賞甚多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内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

類也高祖然之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知命録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絁帳賜

御用繡羅帳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

欲用舊也　明皇雜録曰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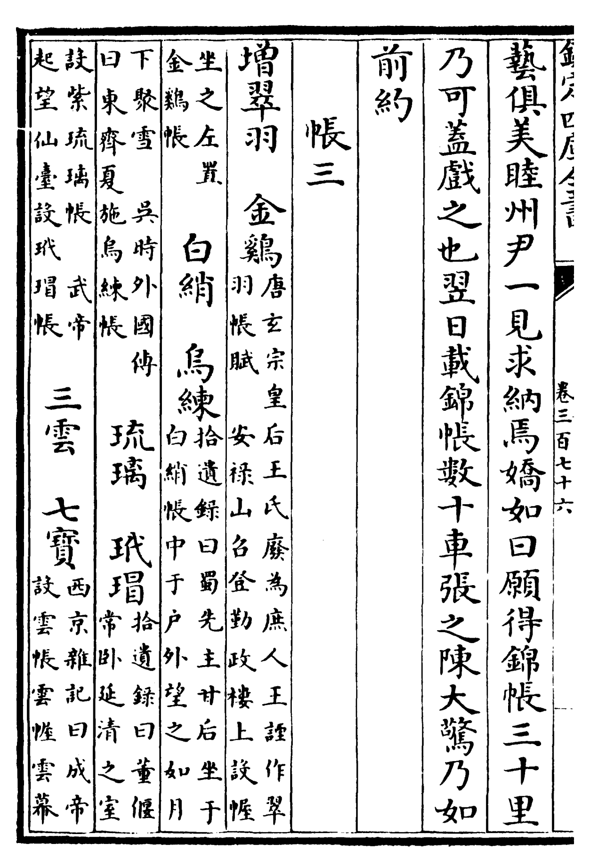
不能計其直　唐六帖曰貴妃妹虢國夫人與國忠竝

驅道中靚妝盈里不施帷帳人謂之雄狐　杜陽編曰

明皇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曰五王帳

又曰元載寵姬薛瑶英載設金絲帳處之　又曰李蔚

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又曰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爲之也　世說曰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禮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　吳越備史曰錢鏐夫人嘗以王寢帳隳裂乃造青繶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傳燈録曰党大尉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醉飲羊羔　記聞譚曰京師娼陳嬌如姿



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馬嬌如曰願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蓋戲之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張之陳大驚乃如前約

帳三

增翠羽 金鷄唐玄宗皇后王氏廢為庶人王諲作翠羽帳賦 安祿山名登勤政樓上設幄坐之左置金鷄帳 白綃 烏練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于白綃帳中于戶外望之如月 下聚雪 吳時外國傳曰東齊夏施烏練帳 琉璃 玳瑁拾遺錄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 武帝起望仙臺設玳瑁帳 三雲 七寶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

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又酉陽雜俎曰平康坊菩提寺有郭令公王夫人七寶帳

翡翠　芙蓉

離騷曰翡翠帳飾高堂　白居易詩曰芙蓉帳暖度春宵

白紬　紫綃

杜陽雜編曰酷吏吉溫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使安祿山教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又曰元載芸暉堂戶牖內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鮫綃之類也經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為帳也惟見卧內紫氣而已

九龍　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鏻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白居易長恨歌曰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紅羅　紫錦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史曰漢武帝以紫錦為帳

金霞　青綃

趙飛

燕外傳曰后以真蠟國獻萬年蛤妝玉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　拾遺記曰侯青綃之帳

流蘇 海錄碎事曰流蘇帳乃盤結繪繡之毬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　採蘭雜志謝靈運有帳曰辟塵

辟塵

散春愁　迎秋月　醉忘歸　夜酣香 南部煙花記曰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無文示樸 漢書曰文帝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隔紗授業 韋逞母宋氏家世受周官音義生負百二十人隔絳紗帳授業號宣文君

帳四

原寶帳 西京雜記曰帝為寶帳設於後宮

錦帳 石虎鄴中記曰冬月用明光錦以白縑為

裹名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鏨鏤香爐數以百和香帳項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杜甫詩曰叨陪錦帳坐

黼帳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芬香苾列黼帳高張 杜預七詰曰張參天之黼帳 鮑照蕪城賦曰若夫藻扃黼帳

玄帳 來據五言詩曰涼風動玄帳明月皎素煇

增組帳 抱朴子曰組帳霧合

羅帳 劉元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玉帳 杜甫詩曰玉帳分弓射敵營 蘇軾詩曰玉帳夜談霜月苦

珠帳 詳帳二 又蒲萄架曰草龍珠帳

蕙帳 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

虎帳 南唐書曰梁王徐知諤嘗遊秣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僚屬會於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卒

秋帳 江淹別賦曰秋帳含兹明月光

密帳 李商隱效徐陵體贈更衣詩曰密帳真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鬬強

原

金織 魏畧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五色牀

碧複 瀨鄉記注曰老君碧複帳孔子青複帳

不作衣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癘

壞為袴 晉謝尚為江夏相都督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衣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大人施 魏武內誡令曰後宮止設青布帳公女常謂太祖曰大人自可施帳當令君臣上下悉共見之

將軍撤 晉中興書曰紀瞻勸中宗即位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帷帳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自動者斬帝為之改容

絡以珠翠 潘岳西征賦曰從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

飾以流蘇 摯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流蘇為飾

藻帳垂陰 曹植詩曰華屏列耀藻帳垂陰

綵帳照野 公成綏洛神賦曰綵帳照野丹絳燭天

向帳作伎 魏畧曰武帝嘗與妓女宴於銅雀臺施帷帳醉

輒向帳作伎他帳遥望桓子新論詳幄春施錦帳夏用單羅石虎鄴中記曰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裌帷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穀文羅為單帳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晉陽秋曰中宗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帳五

原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璧螭雲張桂宮隋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增陳後主詠帳詩曰錦作明玳牀黼垂光粉辟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折　唐白居易

青氊帳詩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　元謝可宗詠紙帳詩曰清懸四壁剡溪霜高卧梅花月半牀繭甕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覺来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閑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劉秉忠詠亭帳詩曰草色如波照碧空新開一朶玉芙蓉雄風吹斷襄王夢高捲巫山十二峯　張昱詠演法師恵紙帳詩曰銀鐙夜照白紛紛四面光揺白縠文隅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剡溪雲

風和柳絮何因到月與梅花竟不分塞北江南風景别

却思氊帳舊從軍　陳泰詠紙帳歌和全初上人韻并

簡劉光朝時朝納寵故戲之耳詩曰道人於是百不聞

歲晚鶴骨誰相温禪牀繭光薄如霧宜月宜霜復宜露

夢回斷竹生清寒五月幻得梅花看初疑翠幕輕無力

一片凝秋刻中色道人巧手天機深兩杵獨伴揩蛩吟

卷舒似聽枯葉音珍重莫遣煙煤侵百年富貴誰能免

錦幄彤廬語恩怨可憐老楮歲寒心用舍在吾難自薦

君不見燕山穹廬氊百幅狎坐圍春醉紅玉道人不學製戎衣空煮南山卧茅屋安知幕天席地一希夷長共青山白雲宿　明高啓詠紙帳詩曰剡藤裁素幬坐使諸塵隔冬室自生温寒窗屢更白不隨直省被長覆棲禪蓍思曽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帷幕一

原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案爾雅覆食亦曰幕廣

雅曰帷幕帳也　增易曰井收勿幕　原禮記曰國君與卿圖事館人布幕于寢門外　增又曰帷薄之外不趨　又曰士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周禮曰組綬所以繫帷　又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又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吴澄注帷宮者王止息或張帷為宮也　又曰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戰國策蘇秦曰連衽成帷　史記蘇秦曰舉袂成幕　文選曰舉袂成帷　夢書曰夢見帷帳主陰憂事

帷幕二

原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增左傳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公薨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晉　又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又曰泉丘人有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又曰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又曰昭公二十九年衛侯來獻其乘馬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曰哀公八年二月吳伐我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

易改也願令王子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説之半王子光褰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史記曰李牧為趙將收市租皆入幕府　漢賈誼治安策曰大臣坐淫亂者曰帷簿不修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漢武帝内傳曰七月七日宫掖之内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為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漢書曰成都侯王商第内

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帷幄　後漢書曰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中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又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大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又鄧禹傳曰光武策禹謀謨帷幄　又張酺傳曰孟佚經博待言帝幕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于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宫千間皆用錦罽文繡　原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

帳壞則補納　增又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淩雲臺曲室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原晉陽秋曰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　增又曰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原又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于太極前殿擁帝臨軒　增宋書曰衮絰每經傳昭户輒歎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性孝

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帷屏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旁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齊書曰高顗參謀帷幄決勝千里　唐書曰魏徵疏云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又曰房玄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天寶遺事曰長安貴家春遊載油幕遇雨則覆雨　唐書曰杜暹為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番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又曰鄭畋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又曰文宗御紫宸殿

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李訓舒元輿奏陛下宜親往以承天休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告曰李訓反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捕訓黨千餘人斬之

又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雨不濡　宋史曰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以羅綺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

清儉安敢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于庭　閑窗叢話曰蘇東坡守汝陰日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

帷幕三

原羅帷　紗幕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白日西逝清風赴闌羅帷徒袪玄燭方微　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又文選詩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甞思夢之命工人依圖作李夫人形刻成置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錦帷　綈幕　典畧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　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為牀紫錦

為帷　又曰武帝好微行於池傍遊宮以漆為柱鋪黒綈之幕器服乗輿皆尚黒色　增荔帷

蓮幕　屈平九歌曰罔薜荔兮為帷　庾景行泛緑水依芙蕖何其麗也時以入王儉府為蓮花池因謂之蓮幕　原運籌　撰歴

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甞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劉歆與揚子雲書曰蕭何造律張蒼撰歴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　紫綃

帷　青油幕

王子年拾遺記曰吳主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展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　宋書劉穆之孫瑀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見向　韓愈李正封聯句詩曰談笑青油幕　合疏縷燈明夜觀碁月暗秋城柝觀謂道觀去聲

張綺羅 劉向説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牀

然明誦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至函奴時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 漢書曰江都王劉字延年為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增孫峻置酒 鄭掾嫁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為河伯娶婦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之法

帷幕四

原成帷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下帷**史記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綺帷**長門賦曰張綺羅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組帷**庾闡揚都賦曰皇帝乃坐路寢御組帷**增素帷**潘岳寡婦賦曰代羅幬以素帷又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遥帷**江淹詩曰汎瑟卧遥帷**書帷**杜甫詩曰講殿闢書帷**繐帷**謝朓詩曰繐帷飄井幹繐細布而疎為靈帳裙**原動風帷**大暑賦曰雄風颯然時動帳帷之纖羅**鑒月**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下羅帷**琴操曰雍門周説孟嘗君云下羅帷来清風**張翡帷**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帷連羽蓋　又宋玉招魂曰翡帷翠幬飾高堂些**朱帷連綱**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方軌齊軫祓於陽賓朱帷連綱曜野映雲

丹帷連綱 曹植古詞曰還行秋啟入侍君王椒房丹帷楚組連綱

敝帷埋馬 禮記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以帷縛妻 左傳曰齊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葬而知匿其昵其誰納之

以下幕

增六幕 前漢禮樂志曰紛紜六幕浮大海猶言六合也

原疊幕 馬季良奏馬賢事曰賢專於軍設重帷以疊幕油表其上

毳幕 李陵答蘇武書曰韋韝毳幕唐玄宗本紀亦曰捐毳幕而趨雁塞

增繡幕 瓊奴歌曰繡幕後擁春風香李白詩曰羅幃繡幕園春風

脩幕 宋玉招魂曰離榭脩幕侍君之閒

烏幕 韓愈序曰大夫烏公以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又以溫生為才亦羅而致之幕下

綠幕 韓愈詩曰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

堂涼

原獻幕下　趙孟叔孫豹入鄭鄭伯兼享之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

入幕中　郗超與桓溫謀謝安與王坦之詣溫論事令超坐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幕人以布地　三禮圖曰幕以布地或以陳上

張幕虔卜　左傳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軍幕未辨　黃石公三畧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是為禮將

軍幕自動　兵書曰將軍在營帳幕無故自動主敵人散走

楚幕有烏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注諜間也按大將所居以幕帳蔽風雨軍衆屯聚烏不敢止今有烏知楚師已遁

猶燕巢幕 又曰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馬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翠幕雲布 潘岳籍田賦曰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

翠幕蜺連 張景陽洛神賦曰朱慢虹舒翠幕蜺連

張幕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鄭注云下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祭

野幕為府 崔駰與竇憲牋曰君以野幕為府

蘭室接羅幕 陸機樂府詞

明月照緹幕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張帟幕會平原 左思蜀都賦曰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張朱幕延羣臣 程咸詩序曰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建幄宮張朱幕詔延羣臣作詩以頌之

帷幕五

增詩元黄鎮成題吳伯昭紅蓮緑幕圖歌曰烏君之山從西來拔地山仍青崔巍劃然磅礴下江滸林麓隱隱棲樓臺上有飛蘿胥罣古喬木下有滄浪萬頃青如苔紅蓮綽約泛渚淨緑幕縹緲臨湖開雲煙捲風島嶼没窗户洗雨冰霜迴高人自是青雲客日向湖亭賞山色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閒獨面清泠飲冰蘗壺箭收投勝負空碁枰罷局機籌息

延陵公子昔稱賢畫手復見今道玄有聲之畫宜詩篇為子作詩將畫傳

幔一

增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掩也　原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也　增酉陽雜俎北朝

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

幔二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以縑幔盛土為堤壅水灌城　增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成懼射之以被為帳幔　原江表傳孫權在武昌欲還建業乃於堂中張幔會僚議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絶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東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苻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

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隅絳紗幔而受業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為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減亮　增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為輦其夕有鵄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為揚州刺史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曰吾昔在鄉里平澤中

騎快馬如龍逐麞數肋射之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　又曰柳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賞稷每詣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奏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慢三

增納枕　繞車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絶方寸帛上繡五嶽圖形號針絶以鬱夷國神膠續髮髮析為數縷織裁為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内自凉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絶　陸機别傳曰機夢黒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原鸞翔　虹舒拾遺記曰周穆王時修遠國獻鸞章錦幔其錦文如鸞翔　張協洛神賦曰朱幔虹舒

幔四

原油幔稽含集曰李方治為撫軍長史余為從軍中郎常隨撫軍時天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

綺幔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　增碧幔虞世南曰褰輕綃之碧幔　長幔李白

詩繡沓牽長幔

佛幔 韓維詩曰書棚落幽龕佛幔掩餘香

幽幔 謝惠連詩曰孤燈暖幽幔

焚幔 范仲淹娶婦事詳前帷幕

蔽幔 周世宗宣懿皇后李崇訓婦也崇訓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帳自蔽得免世宗納之

雨淋幔 杜甫詩曰簷雨亂淋幔

風捲幔 又曰天清風捲幔

武夷綵幔 武夷君會于山頂綵幔屋宇甚盛因號幔亭

寢堂油幔 唐史曰馬璘治寢堂費二十萬緡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

隅幔持絲 張嘉貞五女各持一絲幔後郭元振牽得紅絲乃第三女

牽幔對飲 謝幾卿為尚書詣道傍酒壚停車牽幔與三騶對飲

幔五

原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来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尊酒蘭缸當夜明

幃一

增釋名曰單帳曰幃牀前幃曰幨也　唐六典曰天子之帳紫幃

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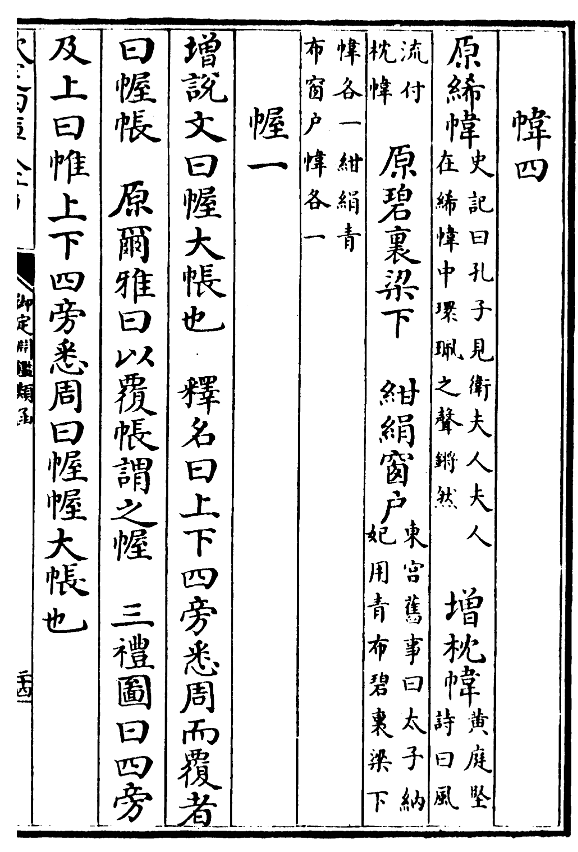
增世說曰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

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南唐近事曰常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宋史曰寇萊公青幃破壞輒補

幃三

增遣春寒　園春風黄庭堅詩曰銀杯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　李白詩曰䨥幃

繡幕園春風　金鴨冷　鴛鴦縈李賀神女廟詩曰深幃金鴨冷　陸暢詩曰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幃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幃四

原絺幃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幃中環珮之聲鏘然　增枕幃黄庭堅詩曰風流付枕幃　原碧裏梁下　紺絹窗戶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用青布碧裏梁下幃各一紺絹青布窗戶幃各一

幄一

增說文曰幄大帳也　釋名曰上下四旁悉周而覆者曰幄帳　原爾雅曰以覆帳謂之幄　三禮圖曰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帳也

幄二

增書曰成王疾漸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為虎幄于籍圃

拾遺記曰燕昭王三年廣支國獻善舞者二人竝玉質凝膚王處

以丹綃華幄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幄三

原如屋　象宮也　釋名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設燭燈　陳法服　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

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帷幄令帝别居他帳中遥望見夫人之貌　陸機魏武賦曰陳法服于絳幄列窈窕于錦屏　增華容溢　窸蘗成陸雲詩曰華容溢翠幄文選詩曰窸蘗成翠幄

幄四

原紺幄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緹幄劉楨晉都賦曰緹幄彌津丹幄覆洲　增

裙幄天寶遺事曰長安士女遊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謂之裙幄　雲幄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于甘泉紫殿　重幄謝惠連雪賦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陪幄左思魏都賦曰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翠幄又吴都賦曰鷁鷁翠幄嫋嫋素女　華幄陸機贈馮文熊

詩曰居陪華幄

帟

原小幕曰帟 釋名曰小幕曰帟張在上帟帟然也 在上曰帟 三禮圖曰在上曰帟

幕人掌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吳澄注云帟謂王在幕幄中坐上承塵也 掌次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帟合諸侯亦如之

增師田重帟 又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士有賜帟 禮記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幌一

增幮帷　屏風說文作幮幮帷屏風之屬　原雲母晉惠帝起居注又有雲母幌

華延雋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又漢武故事詳屏風　絳紗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

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增書幌杜甫詩突兀倚書幌　岫幌孔稚珪北山移文曰

宜扃岫幌掩雲關　蘿幌王勃詩曰蘿幌栖禪影　簾幌人生如樹花或落簾幌或落糞

溷　青幌陳與義水仙花詩曰仙人湘色褢縞衣以裼之青幌紛委地獨立東風時　虛幌

江淹詩曰鍊藥矚虛幌　原房櫳對幌左思吳都賦曰房櫳對幌連閣相經閣閬譎詭異出

奇　流蘇開幌又云張組帷搆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名

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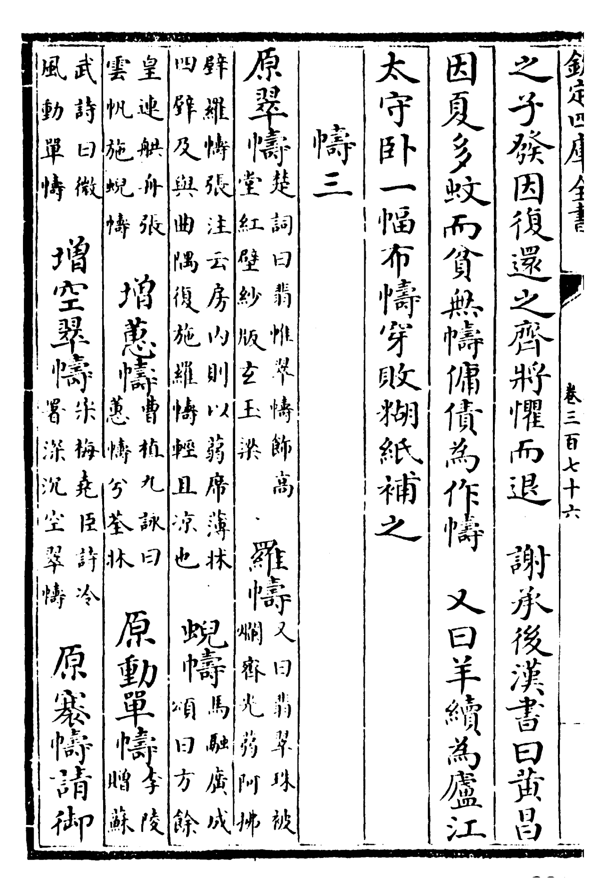
增詩宋張耒破幌詩曰破幌一點白臥知千里明低窗通雪氣喬木尚風聲傳警軍城静鳴鐘梵刹清高眠尋斷夢鄰樹已烏驚

幬一

增說文曰幬單帳也　中庸曰無不覆幬

幬二

增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



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謝承後漢書曰黄昌因夏多蚊而貧無幬傭債為作幬　又曰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

幬三

原翠幬楚詞曰翡帷翠幬飾高堂紅壁紗版玄玉梁　羅幬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蒻阿拂辟羅幬張注云房内則以蒻席薄牀四辟及與曲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　蜺幬馬融廣成頌曰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　增蕙幬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荃牀　原動單幬李陵贈蘇武詩曰微風動單幬　增空翠幬宋梅堯臣詩冷署深沉空翠幬　原褰幬請御

宋玉神女賦曰搴余幬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

寢無絳幬陸雲芙蓉詩曰衣用雙絹寢無絳幬

屏風一

原釋名曰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鄭玄注扆屏風　又曰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玄注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　周禮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張皇邸鄭玄注氈案以氈為案邸後板也其屏風邸染羽像鳳凰以為飾　增南史曰屏風能蔽風露也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遙輦有軟屏風金屏風　又曰宋制安輦有龍水屏風

屏風二

增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為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甞病召咸教誡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戚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又

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說妾欲作

某屏風張于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　原西京雜記曰

廣川王去病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增又曰江都王

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原東觀漢記曰宋弘光武姊湖

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

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器　增瑯嬛記曰薛夜來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来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　原吴録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騭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晉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

奮曰北窗瑠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　增俗説曰晉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清朝便徃牀前叩屏風呼萬起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黙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雪矣

宋書曰顔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

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晛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菜之屬竝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晛手自付之　原齊書曰皇太子在雍有襄陽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還都　增又曰武帝常在東宫每幸悛房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原吳均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㭊瘤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輟　增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禄勲時人謂遠如屏

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録刺史姓名於屏風卧起對之　又曰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　南部新書曰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上宴宰相于麟徳殿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君臣并列善言美事　唐書曰憲宗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

寫於六屏風又云詔李絳採列君臣成敗五十種次為連屏張便坐　又曰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于靈座

詩話曰邵康節過友人家晝卧見其枕屏風小兒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　癸辛雜識曰王𣝣字茂悅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屏風三

原綠沈　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于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朗前所居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焉

雲母　火齊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雲母屏風迴風席七華扇　又漢書曰王莽嘗翳雲母屏風　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列靈麛之燭

增虹蜺　翡翠　楊太真傳曰有一屏風名虹蜺雕刻前代美人具器玩衣服皆用衆寳襍廁而成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墮在北鄙貞觀初年始與蕭后同歸中國玄宗因而賜妃　蘇軾詩曰珠薰玉案翡翠屏

金縷　懸

黎 唐詩曰金縷畫屏開 杜陽編曰元載寵居芸暉堂户内設懸黎屏即楊國忠屏也

金鸞孔雀 李賀詩曰金鸞屏風蜀山夢 杜甫詩曰屏開金孔雀

紫琉璃 白琉璃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瑠璨屏風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臺其上扉牖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原納妃二合 列女四堵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銀鈎紐梳頭屏風二合四牒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鐶紐 劉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黄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季龍畫仙 崔豹古今注云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畫如蛛絲 玉為龜甲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木畫屏風如蜘蛛絲縷郭子橫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林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屏風四

原五色 桓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為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四合 傅玄擬楚詞曰屏風四合五采錯雜圖畫自然是紀開闔

畫飾 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今之屏風皆有畫飾則遺像也

補衲 魏書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

增罘罳 漢書注連闕曲閣也一曰

屏也

清防顏延年曰踟蹰清防密清防屏風也

雕屏古白紵詞曰雕屏匼匝組帷舒

畫屏李白詩晴光埽畫屏

寶屏雜記曰漢武帝為寶屏風

肉屏天寶遺事曰楊國忠冬月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緹屏黃霸傳曰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其德

翠屏杜詩注曰羊玄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牀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

雲屏歐陽脩詩曰青山白雲為枕屏

石屏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月波瀾龍鳳之狀　僧惠崇謁徑山欽法師自誦觀音咒功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令破否曰可遂咒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喝石岩

原

設黼依周禮司几筵職曰王位設黼依鄭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

置座邊桓任別傳任亡愍念之為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畫廉朧王羲之與殷浩書曰

畫廉藺於屏風

有侍史 史記曰孟嘗君侍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帝王之服 黄士度屏風頌序曰太寧三年皇帝詔遣上將齋御屏風寶紉嘉茲屏風帝王之服謹為述頌

增家誡之書 唐書曰房玄齡恐諸子驕侈乃集古今家誡書屏風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三孔雀屏 周竇氏畫三孔雀屏間使娶女者射之陰約中目者與之唐高祖各中二目

八角花屏 安祿山恩寵莫比賜賚無數所賜品目有八角花鳥屏風

美人印手 唐末遺史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具言于上上曰此必術士所為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于屏風上既寤即告帝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去矣

伯時列畫 宋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之隸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璽

武帝問日碑明妃出塞王猛捫蝨醉山簡李密逬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屏女

踏歌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因作弓腰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

屏女叙名

大真傳曰上所賜水晶屏風妃以遺楊國忠安高樓上國忠一日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自叙名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珮人也為雲人也董雙成也為煙人也畫着人也吹簫人也笑躄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扶風女也各呈藝訖復悉歸屏國忠未幾果敗屏歸元載

姬

坐屏風 拾遺錄曰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甞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若無惟香氣通于外耳

婦避屏風 俗說曰荀介子為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內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否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走去

原上指問班伯 漢書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伯乃視事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詩書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乃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帝數顧列女 東觀漢記曰宋弘甞燕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圖列女帝數顧視弘正容曰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命撤之

屏風五

增詩陳後主詠屏風詩曰織成如繢綵琉璃畏風擊秦宮得絶超漢座殊班敵　原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增二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三曰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用捧金杯

四曰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澀菱迎擁檝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遥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

原五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六曰逍遥遊桂苑寂絶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横

琴坐石根　增七曰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
橫植巖懸澗竪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　原八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
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繞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
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增九曰日晚金槌絡朱軒流水
車軿拂緣堤柳囊飄夾路花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
非是高陽路莫畏接䍦斜　十曰徘徊出桂苑徙倚就
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

心絶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十一曰千尋木蘭舘百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芝梁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来上伎牀　原十二曰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增十三曰出没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細管吹藙竹新杯捲半荷南宫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十四曰玉柙珠簾捲金鈎翠幔懸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

蓮平沙臨浦口髙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遥看採菱船

十五日河流値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

亂横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

塵多　十六日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

行營繞細廚沙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

勞憶酒壚　十七日上林春逕客浮橋柳路長龍媒逐

細草鶴鷺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春泉

上誰能待月光　十八日白石春泉滿黄金新埒開戚

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厨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十九日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比來多射獵唯有上林中　原二十日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增二十一日聊開鬱金屋蹔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筝柱欹　二十二

曰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
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
原二十三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
揺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
始復歸　增二十四曰金鞍聚磧岸玉舳泛中流畫鷁
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
半没壞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二十五
曰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

行雲數畨過白鶴一雙来水影揺蒹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原隋蕭慤屏風詩曰秦皇臨碣石漢帝幸明庭非關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所覩圖見岳形曉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秘術蒸丹傳舊經風揺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竹遠彌青逍遥保清暢因持悦性情　增唐白居易素屏謡曰素屏素屏胡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

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令木為骨兮紙為面捨我草堂欲何之　李賀屏風曲曰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鴨綠琉璃錢周迴六曲抱

銀蘭解鬟鏡上擲金蟬沉香水暖茱萸煙酒餘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杜牧雲母屏風隅坐詩曰彩障成雲母丹墀隅上公才彰二紀盛榮播一朝同近玉初齊白臨花乍散紅凝姿分縹緲轉珮辨玲瓏意愜恩偏厚名新寵更崇誰知歷千古猶自仰清風 温庭筠生禖屏風歌曰玉墀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碎月鋪花影繡屏銀鴨香蓊濛天上夢歸花繞叢宜男漫作後庭草不

似櫻桃千子紅　宋歐陽脩題吳學士石屏歌曰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其間煙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刳山取山骨朝鑱暮琢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

閑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丈夫無奇才雖顯不足名高山之秀麗兀立培塿形况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壁本虚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

石来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彩千峯明洞庭湘浦雲英英風帆畫捲瀟湘雨黄葦堆灘插漁罟獨木莊前埜水流夕陽川上欹橋渡大峯倚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辰手可捫我欲託身上山顛丹梯百尺何由緣畫輿欲来别有趣顛毫醉墨飄如仙仙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風飛上天

元郭鈺題石屏巫山圖曰一片屏開十二峯陽臺去路有無中午窗香霧籠寒玉猶似行雲到楚

宮

原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危殆靡安厝足天啟我心遭遇徵祿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斲表雖剥裂心寔貞慤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頼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為枯木　漢羊勝屏風賦曰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連

以文錦映以流黄畫以古烈顒顒昂昂蕃后宜之壽耇
無疆

原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
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增宋張栻枕屏銘曰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
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原書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
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

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原啟梁簡文帝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啟曰臣綱啟宣詔主佚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窗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来聰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啟謝以聞　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啟曰

昔紀亮所隅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寳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郯谷之暖

增賛宋蘇軾師子屏風賛曰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

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嚴高堂護𤍠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簾一

原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　說文曰曲受物之形也　廣雅曰幌帙（必依反下音擔）慊也　增通俗文曰戶幃曰簾　聲韻曰簾戶蔽也　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

楚江淮之間箔謂之䇭或謂之𥴩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　孫卿子曰局室蘆簾槀蓐可以養形

增夢書曰夢簾及屏風可以蔽匿一身也　初學記曰簾圖五嶽寧織崇朝之雲　宋史輿服志曰芳亭輦前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鵝為額　又曰紹興十二年三輅成前有横軾後垂錦軟簾　金史輿服志曰皇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日下舊聞瑣綴録曰明成化中閣門則夏秋懸朱鈎簾冬春紫氊簾

簾二

增吳越春秋曰越王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漢賈誼治安策曰盜劉寢户之簾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龍鳳像　增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収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原晉東宫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增南史曰晉顧愷之為山陰令晝日垂簾門階闃寂務簡而政理　晉史曰秦裴元畧諫苻堅正殿懸珠簾堅大悦命去簾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涼人發張駿冢得白珠薄簾　原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寳歴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色珠簾明寳不能禁

增宋書曰沈驎士家貧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人問故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齊書曰沈驎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為織簾先生　梁

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兵屛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簿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

之官秩授之則天台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　杜陽編曰唐同昌公主有却寒簾析寒鳥骨所為　瑯嬛記曰張說於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郡所進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光簾奪之也後有書生請以獻九公主為說解難　唐史曰杜甫嘗依嚴武數以言

語忤武武欲殺之一日持刀出冠挂於簾鉤者三後武母止之得免　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書曰王鍔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為萇𥳑他皆如此　宋史曰英宗即位曹太后聽政韓琦請太后歸政於帝太后許諾琦遽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又曰李如圭

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問童子何業對曰能誦書即誦無逸篇帝大喜授廸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簾三

增鳥窺 杜甫詩曰鳥窺新捲簾 燕入 謝脁詩曰風簾入雙燕 席箕 水晶 席箕草可為簾見邊塞王建詩 唐高駢詩曰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捲雨 蔽日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隋煬帝時蒲澤國進蔽日簾以細蓮根絲貫小珠編成雖

晚日激射而光不能透

蝦鬚 **麟毫** 宋蘇易簡詩曰蝦鬚半捲天香散又見後陸暢詩

洞冥記曰漢武帝二十年起招靈閣編翠羽麟毫為簾

升月 **落日** 文選詩曰升月照簾櫳 杜甫詩曰落日在簾鈎

原神屋白珠 **靈閣翠羽**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為篾 下詳上

昭陽珠幌 **明光玉箔**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簾幌風至則鳴如珩璜之聲 三秦記曰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為簾箔

簾四

增 **押簾** 宋歐陽脩詩押簾風日淡清秋 **棚簾** 宋梅堯臣詩棚簾夾道多天柔 **風簾** 風簾自上鈎

谷簾 谷簾泉天下第一 王安石詩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

珠箔 李白

詩珠箔垂銀鉤

黃簾 韓愈詩黃簾綠幙朱户閉

原結珠為簾 拾遺記曰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文繡夾簾 崔寔正論曰玩飾匿於懷袖文繡弊於簾幃

緯蕭為業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為業司馬彪注云蕭蒿也織緝蒿為薄簾也

織薄為生 史記曰周勃以織薄曲為生索隱云勃以織蠶薄為生業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

高門懸薄 莊子曰張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閉肆下簾 史記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增**玳瑁為押**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珠簾以玳瑁為押

銀蒜為押 歐陽脩玉臺體詩曰銀蒜鉤簾宛地垂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宋元親王納妃及公主下降皆

有銀蒜簾押幾百雙葢鑄銀為蒜以押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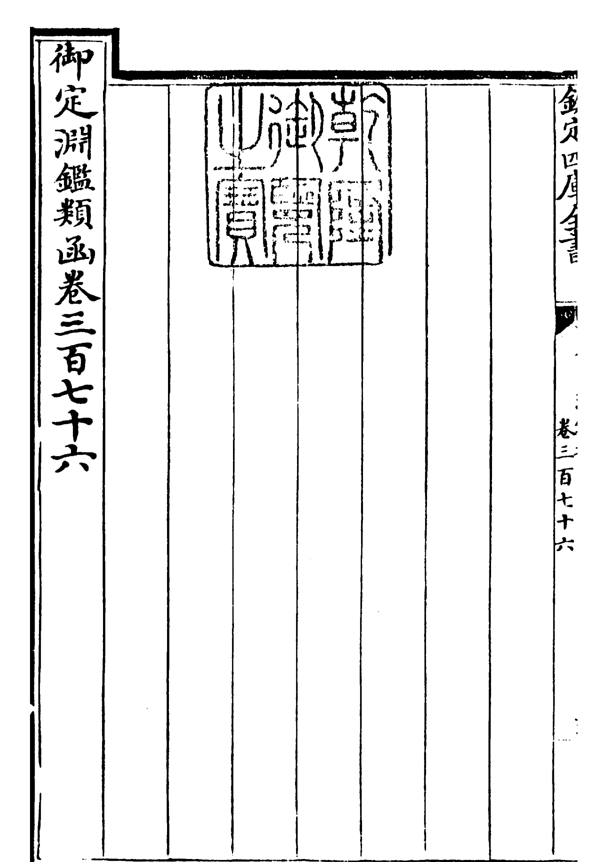
簾五

原詩南齊虞炎詠簾詩曰清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暧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户密褰開誰共臨掩悔獨如失　隋盧師道賦得珠簾詩曰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隐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增唐太宗賦簾詩曰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宫珠光摇素月竹

影亂清風彩散銀鈎上文斜桂户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媚房櫳　杜甫詠簾詩曰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卷舒功春晝曽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杜牧詠簾詩曰徒云逢剪削豈謂見編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殿真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詩曰翡翠佳名世共𢃔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屬纖纖手捲上

銀鈎莫放垂　又曰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陸暢詠簾詩曰勞将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来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蹰　宋王逢原詠簾詩曰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踈簾窣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張耒卷簾詩曰卷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凉長年唯有病

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元馬祖常詠琉璃簾詩曰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鬚迴不同萬縷横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斜穿細細紅相隅神仙纔咫尺靈犀一點若為通　華幼武詠斑竹簾詩曰湘妃淚灑碧琅玕翦織疎簾拭未乾細縷引風宜隅暑濕痕含雨欲生寒燈前照耀琉璃潔月下斕斑玳瑁看直榦盡輸兵革用高堂舒卷莫摧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卷三百七十六